

蔣經國新傳

(一一)

(本文插圖刊第六、七頁)

● 李甲孚 (前東吳大學教授、自由作家)

被困蘇聯心願告吹

蔣經國自十六歲那年起走的少年連環透了。他在蘇聯留學三年，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孫逸仙大學畢業，滿懷著希望跟畢業同學一道回國，哪知被蘇聯當局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否決了。

中共代表團的人說：如果「讓蔣經國回國，他一定會成爲蔣介石的得力助手」，蘇共和中共代表團就用這個理由，把蔣經國留在蘇聯。

蔣經國此後陸續不斷的申請回國，都被蘇共駁了回來，他在失望之餘，就申請加入蘇聯紅軍，被派在紅軍第一師一所學校裡當學生，研習了三年，於一九三〇年畢業。他再度要求蘇共准他返回中國，他表示，如果不准回國，希望分發蘇聯部隊工作，他的兩項心願都告吹了。一九三〇年六月，蘇聯當局派他去列寧大學(孫中山大學)，擔任中國學生訪問團助理團長。

蔣經國可能爲了生活學習和工作或是被指派於一九三〇年十月去到塔那馬電機工廠當一名學徒，是受雇性質，每天工作八小時，他的一隻手都腫脹起來了，背部也很酸痛，他不但忍耐下去

，每天晚上還去一家夜校補習工程學。爲了增加收入，他在工廠裡教軍事學，五個月後，他在工廠的工資每月增加到一百零五元盧布。不久，工廠建議升他爲生產管制委員會副主任，但被中國共產黨代表陳紹禹打壓反對，經國只得繼續在工廠當勞工。

蔣經國當時過的生活是：白天在工廠做勞工，晚上住在列寧大學宿舍。

批評陳紹禹遭放逐

經國有一次在會議上，向大家公開批評中共代表團的陳紹禹，因而掀起了一場政治風波，共產國際幹部不得不不要他離開莫斯科，去西伯利亞阿爾泰做礦工，他向俄國共產黨總部申訴，請求免去，理由是他的健康不佳，俄共雖然批准了，陳紹禹卻強烈反對，苦命的蔣經國，只得搬往莫斯科區的謝可夫村，去那裡做勞工。那時候，已是一九三一年秋天了。

他在村子裡每天下田幹活，幹了五天，他的表現得到當地農人的同情。他很會跟人相處，早在他到村的第二天，大家就邀他參加村子裡的聚

會，十天之內，他跟大家更熟絡起來，農人們都推選他做代表，去鎮上的組織接洽貸款、稅負和採購農耕工具等，經國這一舉動，幫村裡農人解決了耕作上不少的困難，幾個月後，經國受到大家的擁護，當選了農村蘇維埃的副主席，剛巧主席生病，由他負責實際責任。

他在謝可夫村待了一年多，白天在蘇維埃辦公和學習，晚上，先是睡在一所教堂庫房，後來才得到改善。他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底，再去莫斯科申請重新分派工作時，蘇共總部告訴他道：「你跟中共代表團不和，爲了你本身利益，你最好離開莫斯科，去的地方由你自己選。」

蔣經國不得不向命運低頭了。他在一場大病之後，於一九三三年一月被送到阿爾泰，在一所金礦當礦工。那裡是一處嚴寒地方，一年到頭都是冰雪滿地，他在飢寒交迫的生活條件下，苦苦的待了九個月。跟他一起過放逐生活的，還有教授，有學生、有貴族、有工程師、有富農，以及強盜，過的都是非人生活。

一九三三年時，蔣經國過的苦難生活稍有改變。他受命回到烏拉地區居住，當年十月，他去



① 蔣經國幼年在祖母王太夫人懷抱中留影。

② 蔣經國（右）與父親蔣中正（中）和親友們合影。



到史瓦多斯基，在烏拉重機械廠當一名技師，工作一年之後，他升為助理廠長，由於經國的俄文基礎很棒，因而得以兼任當地地區重工業日報的主編。

經國方良互萌愛意

蔣經國進廠當技師不久，認識了他的未婚妻方良。方良是後來她公公蔣中正為她取的中國名字，冠以夫姓就叫蔣方良，她的俄國名字，蔣經國在蘇俄的日子書中沒有作交代。我猜想工廠的女工不只方良一個人，經國獨獨對她發生好感，想必另有原因，也許如中國人所說有緣千里來相會吧！他二人都情有所鍾的，有相見恨晚之感。

依經國的說法，方良是個孤女，於一九三三年從工人技術學校畢業後，就在那家工廠工作，算是他的部屬。據分析，不消說方良是經國手下一名女工了，她的出身不也就是工人技術學校嗎？

蔣經國說：他在烏拉山重機械廠工作多年，唯一對他友善的就是方良；她也最了解經國的處境，經國一有困難，方良總會對經國給予同情，想方設法去援助他，這應是俗話說的緣分吧！

蔣經國當時最痛苦的，就是被中共陳紹禹控制，不准他回國看望自己的父母，他的情緒因而低落到極點，方良總是對他百般勸解，要他忘記這些事情，並且安慰他：你總有一天會回到中國的。

經國方良二人，漸漸的互萌愛意了。他們二人在當時都是苦命的人，只有用愛向對方去表達

，生活才過得有意義，才覺得有光明的前途，不然的話，他二人怎麼活得下去？

經國方良二人相愛了兩年，終於一九三五年三月的一個日子裡，在烏拉山結婚了。他們婚後的生活很幸福。

蔣經國自己寫他和方良結婚，只寫了一百五十幾個字，中國大陸出版董偉康等寫經國在蘇俄結婚，卻寫得非常生動。他們描寫一九三五年蔣經國得意的時候，又獲得異國姑娘的愛情，這位姑娘名芬妮芬妮，又叫芳妮或芳娘，也可譯為芳妮華哈麗爾娃。董偉康等提到蔣經國在蘇俄用的俄文名字叫「叶里扎羅夫」Ери Захаров。這個叫法我還是第一次知道。

董偉康等描寫的芳娘說她是蘇聯一個中上等家庭的女兒，父母早亡，依靠她的胞姐撫養長大，她是共青团員，也有人說她是共產黨員。

芳娘長得美麗動人，個性溫和而友善，工作态度辛勤、刻苦，蔣經國對她非常傾心。他二人在戀愛期間，據說蔣經國曾寫信給父親蔣介石，徵求父親對此事的意見。

蔣介石復信表示任其自便，謂婚姻允宜自由，且迢迢萬里，更難代為決斷，但須深自審慎考慮，勿貽終身之憂。

蔣經國接信之後，大喜，遂在蘇結婚，結婚費用，均為兩人工作收入所得，他二人舉行最簡單的儀式而結婚。

董偉康等最後說：許多人都不知新郎就是蔣介石的長子，連芳娘的姐姐，也直到一九三七年蔣經國回國時才知道。這一事實，說明少年時代

的蔣經國，已經懂得保密防諜了，因為在蘇俄那種地方，親人也可能是蘇聯的諜報員！他們結婚以後，和睦親熱，到了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的十二月十四日，生下一個男孩，名喚愛倫，愛倫即是蔣孝文。

董偉康等寫的經國跟芳娘結婚的過程，不知全文都真，或是有真有假，例如他們說經國寫信給他父親和他父親的回信，就很值得懷疑，因為蔣經國說過：他在蘇聯寫的家信都有人檢查和有人扣留，最後他乾脆不寫家書，寫了只看不寄。

擺脫蘇共借妻返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國發生了震驚全世界的西安事變，蔣經國的父親蔣中正，被張學良、楊虎城實行兵諫以請蔣中正委員長抗日救國的理由，把他扣留西安。蔣經國突然聽到這個消息，心裡著急得很，他於是寫信給共產國際主席與史達林兩人，請求准他返國探親。

不到三個星期，共產國際要蔣經國趕快去莫斯科一趟，當面告訴他：「你必須以書面聲明，保證回到中國後，絕不反對中國共產黨，或是附合托洛斯基派，你這樣做，將會很快被送返中國。」

事實並不如此。蔣經國非但沒有回國，連工作也丟了，他具有蘇聯共黨候補黨員的權利也被撤銷了。

原來當時蘇聯，也在「國內掀起托派的清黨，許多高級要人被整肅」，董偉康等文中舉出「曾任孫逸仙大學校長的拉狄克，也被判處十年徒

刑，蔣經國的許多朋友」都「相繼失蹤」了。蔣經國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一天，被免除報紙主編職務，接著，剝奪了他的工廠工作，一家生活，靠芳娘的收入來維持。

這種恐怖和緊張氣氛，延續了三個月，迄到西安事變發生後的第二年（一九三七）三月，蔣經國突然接到一封電報，命令他兼程趕赴莫斯科，蔣經國在那裡會見了當時的蘇俄駐華大使巴格莫洛夫，商討蘇聯意欲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巴格莫洛夫並問蔣經國：「你願意同你的妻兒返回中國嗎？」經國馬上回答：「願意立即返回中國」。

蔣經國「在蘇聯的日子」書中寫的這段經過，跟董偉康等所寫不同，依經國所說，他用比以往更強的語氣再次寫信給史達林，要求准他回國。

一個星期後，蘇俄外交部副部長史迪曼尼可夫，面對著蔣經國說道：中國政府要求我們將你送回，蘇聯政府現在認為在南京的中國政府是友好的，所以我們願意接受朋友的這項請求，把你送回中國。你覺得如何？

蔣經國當時混雜著又喜又懼的心情，立刻答應史迪曼尼可夫「願意回國」。

蔣經國離開莫斯科那天，共產國際主席迪美塔洛夫邀蔣經國去自己家裡，向他說道：

「現在，我們都認為以蘇維埃化來拯救中國是錯誤的，請告訴令尊說：共產黨絕對有誠心要與國民黨團結一致。」

「我們都深明蔣介石是最能幹的戰略家，傑

出的政治家，和中國最偉大的領袖。」

「請向他轉達我誠摯的祝福！」

蔣經國的噩運總算走過去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帶著愛妻方良，兒子孝文離開了莫斯科。他是那天下午兩點鐘，在莫斯科火車站，搭乘第二號西伯利亞快車走上歸途的，他擺脫了蘇共的牢籠了。

當時的中華民國駐蘇大使蔣廷黻，在蔣經國臨行前，為他舉行了一個歡送宴會，依據當時在使館曾當過秘書的李能便有下面一段的回憶。

晚宴是在蔣大使官邸舉行的。他沒有「把晚宴的理由」告訴客人，迄到汽車聲響了，蔣大使邀同他夫人去到大門前客人們才知主客就是蔣經國。經國當時的「身體不甚健壯，蔣方良則是一位服裝很樸素的俄國少婦」，在董偉康等的文中曾提到：蔣經國「在蘇聯期間，從未和大使館往來」。並說：「蔣經國在回國前去向斯大林告辭，據說斯大林曾贈他一支新的手槍」，要他作「防身之用，並且用以射擊你心目中所應該射擊的人」，還要他「不要忘記這支手槍是斯大林送給你的」。斯大林說的這些話，如果當真，那就荒唐透頂了，這件事，跟蔣大使設晚宴款待將回國的蔣經國夫婦，為他們饒行的事，蔣經國「在蘇俄的日子」書中，都沒有提，也許董偉康等人所寫，都僅止於「據說」吧！

被逼寫下不實家書

早在一九七六年間，在美國發現了叫人看來很觸目的一本雜誌，因為裡面刊有「蔣經國給他

母親的一封信」的專文，一九八九年以後，這封信也在台北許多媒體刊出來了。美國方面寄給我的資料中，也印有這封信，標題是「一封罵老子的公開信」，說蔣經國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列寧格勒真埋報發表的題目是「給母親的信」。

蔣經國為這件事，曾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寫的「在蘇聯的日子」書中「一九三四年」那一段，說明了此事的原委值得寫出來告訴世人：

一九三四年陳紹禹打電報要我趕往莫斯科，告訴我：「你父親聽說你已回到中國，他在上海等地報紙上宣稱要逮捕你。」

一九三四年八月到十一月間，我突然被交由蘇聯內政部密切監視。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密切監視期間結束，內政部烏拉山分部主任李希托夫，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說：中國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

他話鋒一轉說：決定權在我們，我現在要你寫份聲明給外交部，告訴他們，說你不願意回中國。

蔣經國當時一口拒絕了李希托夫並向他嚴正聲明：他「拒絕寫這種聲明」書中接著寫道：

一個月後即一九三五年一月，國際共產黨要我前往莫斯科，這時，陳紹禹對我說：中國方面，謠傳你已在蘇聯遭到逮捕，你該寫封信告訴你母親：你在此間工作完全自由。

陳紹禹馬上加上了一句：我們怕你中文忘得

差不多了，所以我們幫你擬了份草稿。

蔣經國看了那份草稿後，發現信中寫的，完全不是他想說的，於是拒絕簽字，他在書中接著表明：

他們要我一個朋友來看我說：如果你同意他們代寫家書，你將來或許還有機會被送回中國，否則，你的生命就隨時會有危險。

蔣經國面臨那麼大的壓力，他怎麼辦呢？他在「在蘇聯的日子」那本書中續寫道：

第四天，我終於屈服了。我同意他們代擬的家信，但條件是：我可以在信尾加上兩行字：「如果你們想看我，我們在那兒見面」。

蔣經國於第五天「把信交給內政部長，並告訴他們，他是如何被迫寫下這封信的，蘇聯內政部長也告訴蔣經國：「我也認為整個事情處理不當」，他並且說：「我會在和陳紹禹商量之後，建議將這封信銷毀」。

書中又接著說明：「陳紹禹後來同意讓我另外寫，信的內容，和第一封完全不同」，蔣經國接著聲明：「我仍然隻字未提我希望返國」。

蔣經國把信寫完，他要陳紹禹將第一封信還給他，陳紹禹卻答復經國第一封信已「銷毀了」。

蔣經國當時就懷疑或許有詐，後來發現陳紹禹「果然說謊」，蔣經國在那個時候，已經知道陳紹禹「已將第一封信寄回中國」事實不只如此，陳紹禹還把那封信送交列寧格勒的真理報發表

，陳紹禹這樣陷害一個中國同胞和一個青年人，手段毒辣，居心陰險，可想而知。

蔣經國回到烏拉山後，去看了一個名叫陳甫玉（譯音），想回中國沒有盤纏的華僑，經國賣書賣家具，為他籌湊路費，託他帶信給自己父親蔣中正，這個人後來竟然在路上被捕，經國寫的那封家信卻沒有離開蘇聯境內一步，依經國說：這封信也許現在存在蘇共檔案裡。

談到蔣經國寫家信，以及和國內親友寫信，「在蘇聯的日子」書中的「一九二七—一九三〇年」那一段說：

我現在被完全孤立於中國之外，從前雖然可在經過檢查後和親友通信，現在已被禁止，我無法不懷念雙親。

書中同段又寫道：

中共發現我寫給家父的兩封信後，尤感振奮。事實上，從六月（按為一九二七年六月）至一九二八年八月的這段時間，我每隔一兩天，就會寫信給家父，但這些信，我自己讀了二至三遍後，就全部毀了。

中共發現的蔣經國寫給他父親的兩封家書，蔣經國在文中「說明它的真實下落是：

上述兩封信，當時還在我手中，但卻被我的位同班同學取走，交給共產國際。這兩封信內容所述，僅是我的思鄉之情，以及對過去荒唐的自責，儘管這些僅是談及私事的信函，卻仍被中共當作要求蘇聯政府逮捕我的藉口。

依據以上引述，不難瞭然蔣經國撰文所說陳

紹禹「幫」蔣經國「擬」的致他母親信的「草稿」的真相了，因為蔣經國在文中已經說明：陳紹禹曾告訴經國「你該寫封信告訴你母親在此間工作完全自由」那句話，所以一些有價值的媒體發表文章說「陳紹禹偽造蔣經國家書」，是很值得參考的。

偽造文件百口莫辯

很遺憾的是許多媒體發表「偽造蔣經國家書」，着眼點在可讀性高，只是全文照錄性質，沒有就內文作一剖析，以致讀者難有進一步的了解。當然，一些宣傳、謾罵、誣蔑的語句，辯也無益，而且，信如真是陳紹禹親自偽造，其人也已早故，是不值去辯駁的，但這封偽造的文件，對黨事入蔣經國是百口莫辯的，他真是含冤到了極點。政治本是無情的，真理卻不可不探求，例如「假信」的第一段說：

親愛的母親：您的兒子雖然真正地成為幸福的人，但這幸福並不是舒適安樂的寄生蟲似的生存，而是勞動和自由的生活。

事實確也一點不假，蔣經國書中就說過：陳紹禹「以密函告訴蘇聯共黨總部：最好把蔣經國送到距莫斯科幾千里的西伯利亞、雅庫特或阿爾泰，在當地金礦工作，但絕不要讓他到遠東去」。

蔣經國不就於一九三三年一月被送到阿爾泰金礦當勞工嗎？他在冰天雪地、飢寒交迫之下討生活，叫他足足吃苦了九個月，難道這就是陳紹禹心目中的「勞動和自由的生活」？

又例：「假信」第一段最後說：

您的兒子已經走上新生活的道路，他將永遠不回家，他將永遠不會落入父親——那混蛋的手中去，做一個可悲膽小的孩子，您的兒子已下了堅固的決心，正要在中國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邁步前進。

蔣經國果真是如「假信」所說「永遠不回家」嗎？他真的在蘇俄跟蘇共幹下去嗎？蔣經國在孫中山大學一畢業，他就申請跟同學群一同回國，但蘇共就不放人，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發生消息傳到蘇聯，經國又多次申請回國，也不批准，他的「預備黨員」被撤銷後經國就失業了，他「前進」了什麼？經國一回國，就回到他父親蔣中正和生母的身邊，他真的是「永遠不回家」嗎？

「假信」第三段又寫：

我隔壁住著一個共產黨買家家庭。父親是工廠的技師，母親在同一個工廠當職員，兒子是熟練工人，女兒在工廠學校上學，他們過著真正親愛的家庭生活。他們互相敬愛，而這種敬愛的基礎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主張上面的。

蔣經國在當「預備黨員」時，他已跟方良由戀愛而結婚，並生下孩子，經國當的就是重機械廠的技師，結果卻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當勞工。經國當時不就跟陳紹禹和蘇共在一起做跟他們一樣的工作嗎？為什麼定要放逐他呢？經國書上還提到在阿爾泰當苦工的，有教授、有工程師，「他們都是莫名其妙的被放逐至此，每個人做相同的工作」。蘇共讓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去當勞工，任

何一個民主國家有這種乖張作法嗎？

假信第五段又寫又罵，罵的部分不去管它，那段開頭話說：

蔣介石購置田產、企業和商店，用的是誰的錢？那不是他用各種手段從窮人的手中竊取來的嗎？

蔣中正當年真的購置田產、企業和商店的事嗎？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淪陷，蔣經國的老家溪口也跟著如蘇共口頭所說「解放」了，中共當局為什麼不去溪口看一下蔣家擁有的田產、企業和商店？把它重新分配給別人？叫人懷疑的是：究竟蔣家開辦的企業和商店在哪裡？財產如是不動產，必須取得地契，企業也需要有法人登記和立案，商店也要市縣地方主管機關發給執照，果真有這些東西嗎？

「假信」第七段續說：

昨天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成爲一個共產黨員，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然而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毫不動搖，我充分自覺，誠心誠意地研究並認識革命的理論和其實踐。

「假信」提到蔣經國「今天成爲一個共產黨員」，他真的是共產黨員嗎？經國自己撰文說：「快要去蘇聯前」，就先在上海「正式參加中國國民黨，以十六之齡，成爲這個革命組織的一員」。

蔣經國到了莫斯科後，他也撰文說：他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加入了所謂的共青團，他當時只是一個十六歲的未成年人呀！而且，一九三七

年四月，蔣經國攜眷回國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海加入中國國民黨。

毛以亨在一九二六年時，曾跟隨馮玉祥去蘇俄訪問，回國後，他寫了一本「俄蒙回憶錄」出版，書中就宣稱：「蔣經國是內心的國民黨員」。這句話不就在指証蔣經國在蘇俄求學那段日子裡，用心良苦嗎？

並且：一九三六年九月，蔣經國「被蘇聯共黨烏拉區黨部，撤銷候補黨員」後；他就「不能參加黨內的集會」了。

「假信」第十四段又說：

我現在工作的工廠，是用五年的時間，在一片廣漠的空地上建設起來的，現在有四萬工人在這個工廠裡工作。這些工人建設了最好的社會主義都市，他們每月的平均工資去年是二百二十盧布，今年增加到三百一十盧布。一九三〇年以前我上過各種學校，一九三〇年以後我在工廠工作，當了工人，後來成了技師，現在是廠長，這個分廠有四千個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個月領七百盧布的薪水。當然，對我來說重要的不僅是生活的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樂。我對您說這些，是因為在中國有些人，說我被布爾雪維克虐待，蘇維埃政府把我放逐了；所有這些謠言都會令我笑死。

蔣經國在重機械廠當工人當技師和在蘇俄上過各種學校，這些話都是事實，但他都是被迫不離開蘇俄回國，而待在那裡苦撐的。他在蘇聯

那裡當過工廠廠長，只在重機械廠當過一名助理廠長而已！結果還不是遭到被免職和放逐西伯利亞的命運，「假信」竟然說：「蘇維埃政府」把蔣經國放逐是「謠言」，「假信」造假的手法也太笨拙嗎？

「假信」最後幾段，偽造的都是「蘇聯是我的祖國」的調子，並不斷的強調：「我的祖國蘇聯，像燈塔一樣」。可惜陳紹禹死得太早，沒有看見蘇聯共產黨的垮台，到了現在，陳紹禹當年說的燈塔，已經倒了，燈塔的燈也無光了。

蔣經國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寫的「在蘇聯的日子」書中，最後一段說得真對，在他離開莫斯科後，他才「結束了十二年的噩夢」，他自喻他待在蘇聯十二年是「淪為人質」，他並且說：他在蘇俄十二年，「雖然身心受創深鉅，但已深深了解共產國際、俄共的真正本質，這十二年給我的教訓，深烙我心，永生不能忘懷」。這不是惡夢，而是一個現實，因為政治本就無情。可惜蔣經國現在已經不在人世，沒有看到全媒體報導的新聞，蘇共不已真的垮台了嗎？

陳紹禹假造信全文

盡人都知道，兒子寫信給媽媽看，一定要媽媽看得懂或聽得懂。依據媒體可靠的報導：蔣經國的生母，只是一位教育程度不高的家庭婦女。這位老太太可能根本看不懂，也聽不懂那封信，更何況她根本沒有收到那封信。

依中國人的習慣，父母都健在，兒子寫信給父母，一開頭都是寫父母親大人或雙親。這是三

○年代的規矩。而且，寫家信只在向父母問安，和報告自己在外的生活、求學情況，政治問題沒有人把它寫在家信中的；同時，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兒子，從來沒聽說有人在寫給母親信中去責罵父親的。

著者和朋友閒談，都認為蔣經國說「給母親的信」是別人假造，這話可信度很高。我說：「絕對可信。」試想：經國十六歲赴俄留學，過的最艱苦的日子，陳紹禹都說他留俄多年，中文忘得差不多了，那麼他如何能寫出那樣文筆流暢，富有煽動性的家書呢？在俄國十多年，得到資訊不易，經國對家事、國事，即使得到蘇俄共黨供給的一些情報，以他的中文程度，絕對寫不出那充滿仇恨、挑撥、煽動、謾罵的書信來。為使中外讀者見到假信的真相。現在把那封信全文附錄於後。相信讀者細讀之後，立可判斷真偽。

親愛的母親：自從離開您到莫斯科以後已過了十年了。我們分手的時候，您曾提到您的願望：要我成爲一個幸福、富有的人，您這個願望我今天已經達成了，不過我今天所達成的和您當年所想的並不完全一樣。您的兒子已經真正地成爲一個富有的人，但是富有既不是田產也不是銀行的鈔票，而是人類實際生活的知識和解放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的辦法。您的兒子雖然真正地成爲幸福的人，但這幸福並不是舒適安樂的寄生蟲似的生存，而是勞動和自由的生活，是鬪爭和作戰的偉大前途，是爲全中國人民

創造幸福的將來。一九二七年您曾寄信叫我馬上回家，無奈您這個希望到今還未能如願以償。可是您的兒子已經走上新生活的道路，他將永遠不回家，他將永遠不會落入父親——那混蛋的手中去做一個可悲膽小的孩子。您的兒子已下了堅固的決心，正要在中國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邁步前進！

母親，請千萬不要相信人家說的什麼共產黨是匪徒、野蠻人；共產黨人不要家庭生活、不孝敬父母……那類的話，那些話全是騙人的，共產黨員是爲爭取自己的真理，什麼都不怕的戰士，他們正爲創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鬪爭，共產黨員就是這樣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夠確實了解真正的家庭生活，善於創造家庭生活。

我隔壁住著一個共產黨員家庭。父親是工廠的技師，母親在同一個工廠當職員，兒子是熟練工人，女兒在工廠學校上學。他們過著真正親愛的家庭生活。他們互相敬愛，而這種敬愛的基礎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主張上面的，每當我看到別人家家庭的幸福，我便常想到您，生我的母親。我就自問：爲什麼我跟他們不一樣？爲什麼自己沒有那種幸福？可是只管自問又有什麼用呢？您以前的丈夫（譯者按：指蔣介石），以極端野蠻的手段屠殺了幾萬、幾百萬兄弟同胞，前

後三次叛變，前後三次出賣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你兒子的敵人。我有這樣一個父親，在中國人民面前沒有辦法不感到恥辱。對這樣一個父親，不但不會有任何敬愛的念頭，而且只會想到這種人必須把他殺死、消滅掉。

聽說蔣介石在宣傳有關孔子的孝悌和禮義廉恥的學說，這是他迷惑人的慣伎，便於用來欺騙和愚弄人民意識的工具。母親，您該還記得吧！是誰打您，抓您的頭髮，把您從二樓踢到樓下？那不就是他——蔣介石嗎？您曾向誰下跪，請求不要趕您出家門？那不是他——蔣介石嗎？是誰打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蔣介石嗎？這就是他的真面目。這就是他對骨肉親人的孝悌和禮義！

蔣介石購置田產、企業和商店，用的是誰的錢？那不是他用各種手段從窮人的手中竊取來的嗎？以前曾經高唱必須擁護工農的利益，並和共產黨合作的是誰？那不就是在正在屠殺中國革命者的劊子手——蔣介石嗎？以前曾經說蘇聯是中國人民政府的朋友，所以必須擁護蘇聯的是誰？那不是現今東方的反蘇運動裏的帝國主義走狗——蔣介石嗎？向日本和其它帝國主義者借款，出賣中國領土的是誰？那不就是在蔣介石嗎？蔣介石做

為一個賣國辱國的政府領袖，正在屠殺反對帝國主義統治、力圖解放中華民族的英雄。這就是開口閉口「禮義廉恥」的那個人的真面目。當我在寫這幾行文字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地握緊拳頭，胸中燃起了對敵人的忿怒和痛恨，深深感覺這種敵人必須立即消除！昨天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成為一個共產黨員。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然而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毫不動搖，我充分自覺，誠心誠意地研究並認識革命的理論和其實踐，您和世上許多人，因為不懂政治，不明白各種客觀支配因素和統治分子的聯繫關係，自然難以了解世界變化的真相，也難以了解蔣介石的兒子會變成共產黨員這件事。母親，我希望您和看到這封信的人，從各方面去了解事物；要極其客觀地去觀察在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變、罪行，威脅和混亂的根源到底在那兒？並且，究竟誰該負戰爭的紊亂和威脅的責任？

您一定看過千百萬窮人餓死。他們所以會餓死，就是因為蔣介石和他的同黨，把窮人用自己光榮的勞力得來的一碗飯搶去吃了！您一定也看過外國人在中國各都市、農村毆打、殺死中國人。這種事情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蔣介石及其同黨獎勵外國人在中國建立特權。您一定聽過蔣介石用石油活活燒死千千萬萬

為革命事業奮鬥的優秀戰士吧！您一定看過蔣介石在街上斬殺共產黨員。全國工農的血，我親愛的人民的血，染紅了蔣介石的手。他應該在所有人民面前負這些罪惡的全部責任。蔣介石在帝國主義援助下前後發動了六次「圍剿」，反對中國的蘇維埃，可是蘇維埃政權是挽救中國、使中國獨立的唯一出路，他企圖消滅紅軍，但紅軍是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他應該明白並記住，他這種企圖是永遠不會成功。運動的規律和鬥爭的邏輯都說明着所有的反動統治階級必定滅亡，被統治者必定勝利。所有的中國人都明白，蔣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過去俄國反革命將軍高爾其耶克、德尼金、烏蘭可爾等走過的道路；紅軍所走的道路必定是蘇聯的紅軍——光榮的勝利者所走過的道路。

在鬥爭和交戰的時期，任何人只有一個選擇，不是站在革命的一邊，就是站在反革命的一邊，所有有人格的中國人，都應該站在革命的一邊，在蘇維埃的旗子下團結起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跟國民黨及蔣介石作最堅決無情的鬥爭，推進神聖的民族解放革命鬥爭，反對帝國主義，擁護蘇維埃中國。母親！我希望您站在正義的一邊，站在您的兒子的一邊，革命的一邊——這就是您兒子對年老的母親的願望。中國的工農正沿着俄國



蔣經國（後）1940年在重慶與父親蔣中正合影。

工農的道路前進着，在中國已經建立、真正建立了和我住的國家同樣的蘇維埃政權。在這十年間蘇聯這國家有了極大的改變，現在已經成爲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的國家了。工人和集體農場人員的生活已經較以前改善了數十倍，他們的面前展開着富有的生活的廣闊道路。我現在工作的工廠是用五年的時間在一片廣漠的空地上建設起來的。現在有四萬工人在這個工廠裏工作。這些工人建設了最好的社會主義都市，他們每月

的平均工資去年是二百二十盧布，今年增加到三百一十盧布。一九三〇年以前我上過各種學校，一九三〇年以後我在工廠工作，當了工人，後來成了技師，現在是廠長。這個分廠有四千個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個月領七百盧布的薪水。當然，對我來說重要的不僅是生活的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樂。我對您說這些，是因為在中國有些人，說我被布爾雪維克虐待，蘇維埃政府把我放逐了；所有這些謠言都會令我笑死

。確實有各種罪犯和卑鄙的人，把別人也看作和自己一樣。蔣介石把太平洋勞工組織書記奴蘭同志夫婦非法監禁，只因為他們是反對帝國主義、擁護中國的利益的積極戰士。蔣介石以爲蘇聯對於住在蘇聯境內的所有中國人，也都像他自己對住在中國境內的各國革命戰士那樣對待。這是絕對沒有的事。

蘇聯是世界上最重要禮節、最文明的國家。我能住在蘇聯感到非常光榮。蘇聯是我的祖國，我對自己的祖國——蘇聯，在各方面、各部門建設連續地創新記錄，感到非常光榮！不勝欣喜！我的祖國——蘇聯，每天都在打擊、消滅一切敵人，消除發展道路上的障礙。我的祖國——蘇聯，像燈塔一樣，在風浪巨大的海上，爲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照亮了鬪爭和勝利的航程。因此我的祖國就特別成爲敵人的眼中釘。他們用各種方法和謠言誣蔑蘇維埃國家。

我要呼籲所有的人，堅定地站在革命的陣線上，鞏固社會主義和全世界無產階級組織，爭取中國獨立，在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

母親！真高興在最近的將來能和您見面。假如您能出國門，我將準備在任何國家和您見面。祝您萬福

您的兒子經國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① 蔣經國任贛南專員兼保安司令時的照相

② 蔣經國經常穿草鞋到各地農家訪問。

③ 蔣經國(二排右二)在贛縣農民家裡留影。

